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经再次遴选，本丛书不仅每册新增加五万余字，而且每册还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 源月

目摇摇录

识字班.....	员
第一个洞.....	苑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圆
三烈士事略并后记	愿
塔摇记	猿
王凤岗坑杀抗属	猿
采蒲台的苇	猿
安新看卖席记	猿
张秋阁	猿
光复唐官屯之战	源
学摇习	缘
宿摇舍	缘
节摇约	缘
小刘庄	缘
挂甲寺渡口	缘
厂摇景	源
访摇旧	源
婚摇俗	缘
一天日记	源
回忆沙可夫同志	猿
黄摇鹞	愿

石摇子	愿
《善闾室纪年》序	愿
伙伴的回忆	愿
服装的故事	缘
悼画家马达	怨
删去的文字	缘
童年漫忆	怨
谈赵树理	源
谈柳宗元	园
吃粥有感	源
《红楼梦》杂说	怨
《方纪散文集》序	怨
书的梦	园
画的梦	愿
戏的梦	园
夜摇思	猿
悼念李季同志	缘
乡里旧闻	园
同口旧事	怨
新年悬旧照	苑
报纸的故事	怨
亡人逸事	猿
芸斋琐谈	苑
母亲的记忆	源
青春余梦	远
芸斋梦余	怨
猫鼠的故事	园
夜晚的故事	缘

戏的续梦	圆 怨
老摇家	圆 猿
木棍儿	圆 缘
告摇别	圆 愿
黄摇叶	圆 猿
菜摇花	圆 苑
新居琐记	圆 愿
老年文字	圆 猿
故园的消失	圆 苑
耕堂读书随笔	圆 怨
残瓷人	圆 怨
秋凉偶记	圆 员
记秀容	圆 缘

识 字 班

摇摇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 ,三姓 ,十几家人家 ,差不多都是佃户 ,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 ,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 ,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 ,正午前后 ,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 ,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 ,住得很好 ,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 ,机关杀了头猪 ,请村里的男人坐席 ,吃了一顿 ,又叫小鬼们端着菜 ,托着饼 ,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 ,买了一只山羊 ,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 ,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 ,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 ,从过了新年 ,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 ,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 ,在雪地里 ,或是在山坡上 ,喊叫着 :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
五谷丰登打满场 ,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邦邦，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

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订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

身子退到墙角去 ,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 ,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 ,互相问 :

“你学会了几个字 ?”

“五个。”

可有一天 ,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

“念什么书呢 ,快过年了 ,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 !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

“坐在板凳上 ,不舒服 ,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

“明天 ,我们带鞋底子去吧 ,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 ,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 ,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 ,大家哄堂大笑 ,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 ,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 ,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 ,赶紧吃完 ,刷了锅 ,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

“你看着他 ,我去上学了 !”

并且有的着了急 ,她们想 :“什么时候 ,才能自己看报呵 !”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 ,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 ,在这里 ,我向你们报告吧 :他们进步是顶快的 ,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

第一 ,要不是这个年头 ,我们能念书 ?别做梦了 !活了半辈子 ,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

第二 ,只有这年头 ,念书、认字 ,才重要 ,查个路条 ,看个公事 ,看个报 ,不认字 ,不只是别扭 ,有时还会误事呢 !

觉到了这两点 ,他们用不着人督促 ,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 ,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 ,房子里并没有点灯 ,只有火盆里的火 ,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 ,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 ,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 ,大儿子是青抗先 ,小孩子还小 ,正躺在妈

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4年 11月 15日 于阜平鲜姜台

第一个洞

蠡县伊伊庄的治安员杨开泰,今年虽只二十五岁,看来,已像三十几岁的人了。那一带环境十分残酷,他的面色,因为长期睡眠不足,显得很干枯。眼里布满红丝,那每一条红丝里,就有一个焦虑,一个决心。从前年起,伊伊庄的形势就变了,在它周围,敌人的据点远的有八里,近的只有二里。杨开泰愤然地对人说:“好,敌人蚕食使我们的任务加重了。我要把精神提高,把自己变成两个人,要叫我的精神,也增加生产!”

从此,他就很少睡觉了。他是一个贫农,有个和他年岁相当、相亲相爱的老婆。老婆看见丈夫的脸渐渐黄瘦起来,常常为他担心,每天在饭食上加些油水,劝他早些睡觉。杨开泰说:“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了。就是敌人不出动,我躺在被窝里,想到围在身边有那么些碉堡,有那么多敌人在算计我们,我就焦躁起来了。你熬不住先睡去。”

区里的干部,有时夜间来,他们选定了在杨开泰家里开会。这不是因为他家里有高墙大院,可以防身,而是因为他们信任杨开泰这个人。深夜,杨开泰到村西头的堤上去,正是初冬,柳枝被霜雪冻干了,风吹过来,枯枝飘落。几个区干部,跟在杨开泰后面,默默地,放轻脚步,走回家去。

开过几次会了。杨开泰的脸上越发干枯,眼里的红丝也越加多了。只有他知道,敌人的特务,已经钻进村里来。在一天夜里,他从屋里走出来,猛一抬头,屋檐上伏着一个人,立时不见

了。又过了两天，他清晨起来，开开板门，看见道路扫得非常干净，这样，只要有人走过，就可以辨认出几个人和去的方向。又过几天，他看见有人在路上划了许多密密的横线，有人走过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再过两天，他在一个夜间发见大门的铁链上，系着一条黑线，一推门线就断了。

他看到这一切，明白了一切。不只为他自己担心，他更为这些区干部担心。敌人可以包围他的家，逮捕区干部……他细心地侦察着，他迅速地通知区干部，不要到他家里来了。

一天，吃过晚饭，他对老婆说：

“不要等我了，我要到外边开会去。”

老婆就一个人先睡了。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杨开泰才走回来，他很劳累，脸上有汗迹。老婆说：

“你看，又和谁争吵来，脸红脖子粗的。”

杨开泰只是笑了笑。

这一天吃了晚饭，他又对老婆说：

“不要等我了，我要到外边开会去。”

老婆只是撇了一下嘴，就先睡了。

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杨开泰没进屋睡一夜觉。早饭一熟，他就带着一身疲乏，红着脸，还有些气喘回来了。第五天早上，他照例笑着问：

“饭做好了？”

他老婆坐在灶火前，垂着头，用草棍划着地，没言语。

他又问：

“今天叫我吃什么？我看你该叫我吃点好东西了。”

女人突然站起来，站起得过猛了，手扶在屋门框上。脸上挂着泪水，两只眼睛红桃儿一样。她怒气冲冲，急口说：

“好，你该吃好东西了！你费了劲了！你夜里背了瓮了！你该补一补了，你泄了阳气了！”

杨开泰也就火了,说:

“你这是干什么?你!”

老婆狠狠地望了他一眼,到里屋去,趴到炕上哭起来,嘴里数道着:

“不知道叫哪个浪女人缠住了,十天八天地不在家里睡,还有脸跟我要好的吃。你不知家里水没有人给我担,柴没有人给我抱,火没有人给我烧呀……”

杨开泰才明白老婆为什么生气了。他劝着,安慰着说:

“结婚已经快五年了,看你还不信任我?”

“我不信任你!你十天八天不进我的屋,你夜里出去,回来就瞧你累成那个样子,……我的命苦啊!”

“你的命苦,我的也不甜。可是甜的时候总得来,这就先得把苦的时候打发走。你算瞎疑心了,我不是和你说过,是出去开会吗?”

女人坐起来,擦一擦眼泪说:

“你去哄三岁的孩子吧,你去哄那些傻子吧。我问了青教会杨秃,他说这几天就没见过你。”

杨开泰还想解释解释,可是因为过于疲劳,他又睡着了。女人坐在他身边,哭泣、伤心,伤心、哭泣。

黄昏又来了。平原的村庄,把黄昏看成是一天的年节一样。孩子们从家里跑出来,满街上跑跑跳跳,把白天闭上的嘴张开,把往日可以尽情唱的歌儿唱起。女人们,也站到门口来望望。黄昏很短,一时晚饭熟了,家家先后插上门,以后又吹熄了灯。

杨开泰默默地吃过晚饭,他向老婆告假,说:

“好,我听你的话,今晚不出去了,一定在家里睡。只是我要到后院里去转转,一时就回来。”

“好吧。”老婆回答说。

杨开泰走出去,天已经很黑了,屋里的灯光,只能照明窗前

一片地。

他向后院里走去,进了那间破旧的磨棚。他擦着一根火柴,石磨用四根木头支架着,他丢了火柴,钻到磨下面去,不见了。

“你给我出来!”他的老婆立在磨台一边喊。原来她偷偷跟在杨开泰后面,看他是不是从后院跳墙过去。她一见丈夫在磨下面,要借土遁逃走,大吃一惊,跺着脚,“你给我出来,你这个贼兔子,你又想哄我。你出来不出来?我喊到街上去!”

“咳,咳,你嚷什么?”杨开泰赶紧从磨台下面钻出来,老婆赶紧擦着一根火柴,把灯点着,她恐怕丈夫趁黑影里逃跑。

杨开泰满身是土,他低声对老婆说:

“既然叫你看见了,我就告诉你。你以为我每天出去玩乐去了,却不知道每天夜里,我一个人在这里掘洞。整整掘了五夜,才成功了。我下去看了看,里面可以盛四五个人。以后,我们就不必提心吊胆,可以在这里面开会了。”

说完,他走回去,把一块木板放下来,又把堆起的土粪铺在上面,就没有了丝毫的痕迹。

灯芯吸足了植物油,爆炸着,女人的疑心去了。她看见丈夫那干枯的脸,充满血丝的眼睛,和那因为完成了一件大事,兴奋快活的神气,她也笑了。像八月十五的月,一片乌云从它身边飘过,月儿显得更俊秀了。花儿避免夜晚的冷露,合起它的花瓣,在朝阳照射下,它翻然开放……

“你个贼兔子!”她也低声地,害羞地说,“你还不信任我啊。”

……………

从此以后,地洞、地道就流传开了。而且在不断地改进着。什么“七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花样翻新,无奇不有。而这“第一个洞”的创造的故事,也就随着洞的传播而传播着。

一九四三年五月

第
一
个
洞

摇
椅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平原景色

摇摇一九四四年三月里 ,我有机会到曲阳游击区走了一趟。在这以前 ,我对游击区的生活 ,虽然离的那么近 ,听见的也不少 ,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例如对于“洞” ,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 ,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 ,但是到了曲阳 ,在入洞之前 ,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 ,就是一个大笑话。经一事 ,长一智 ,这真是不会错的。

县委同志先给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游击区的情形 ,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些风俗人情方面的事 ,例如那时地里麦子很高了 ,他告诉我到那里去 ,不要这样说 :“啊 ,老乡 ,你的麦子长的很好啊 !”因为“麦子”在那里是骂人的话。

他介绍给我六区农会的老李 ,这人有三十五岁以上 ,白净脸皮 ,像一个稳重的店铺掌柜 ,很热情 ,思想很周密 ,他把敞开的黑粗布破长袍揽在后面 ,和我谈话。我渐渐觉得他是一个区委负责同志 ,我们这几年是培养出许多这样优秀的人物来了。

我们走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清晨到了六区边境 ,老李就说 :“你看看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风景吧 !”

好风景。

太阳照着前面一片盛开的鲜红的桃树林 ,四周围是没有边

际的轻轻波动着就要挺出穗头的麦苗地。

从小麦的波浪上飘过桃花的香气,每个街口走出牛拖着的犁车,四处是鞭哨。

这是几年不见的风光,它能够引起年幼时候强烈的感觉。爬上一个低低的土坡,老李说:“看看炮楼吧!”

我心里一跳。对面有一个像火车站上的水塔,土黄色,圆圆的,上面有一个伞顶的东西。它建筑在一个大的树木森森的村庄边沿,在它下面就是出入村庄的大道。

老李又随手指给我,村庄的南面和东面不到二里地的地方,各有一个小一些的炮楼。老李笑着说:

“对面这一个在咱们六区是顶漂亮的炮楼,你仔细看看吧。这是敌人最早修的一个,那时咱们的工作还没搞好,叫他捞到一些砖瓦。假如是现在,他只能自己打坯来盖。”

面前这一个炮楼,确是比远处那两个高大些,但那个怪样子,就像一个阔气的和尚坟,再看看周围的景色,心里想这算是个什么点缀哩!这是和自己心爱的美丽的孩子,突然在三岁的时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样,叫人一看见就难过的事。

但老李慢慢和我讲起炮楼里伪军和鬼子们的生活的事,我也就想到,虽然有这一块疮疤,人们抗毒的血液却是加多了。

我们从一条绕村的堤埝上走过,离那炮楼越来越近,渐渐看得见在那伞顶下面有一个荷枪的穿黑衣服的伪军,望着我们。老李还是在前面扬长地走着,当离开远了的时候,他慢慢走,等我跟上说:

“他不敢打我们,他也不敢下来,咱们不准许他下来走动。”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住在这个炮楼上的伪军,一天喝醉了酒,大家打赌,谁敢下去到村里走一趟。一个司务长就说:他敢去,并且约下,